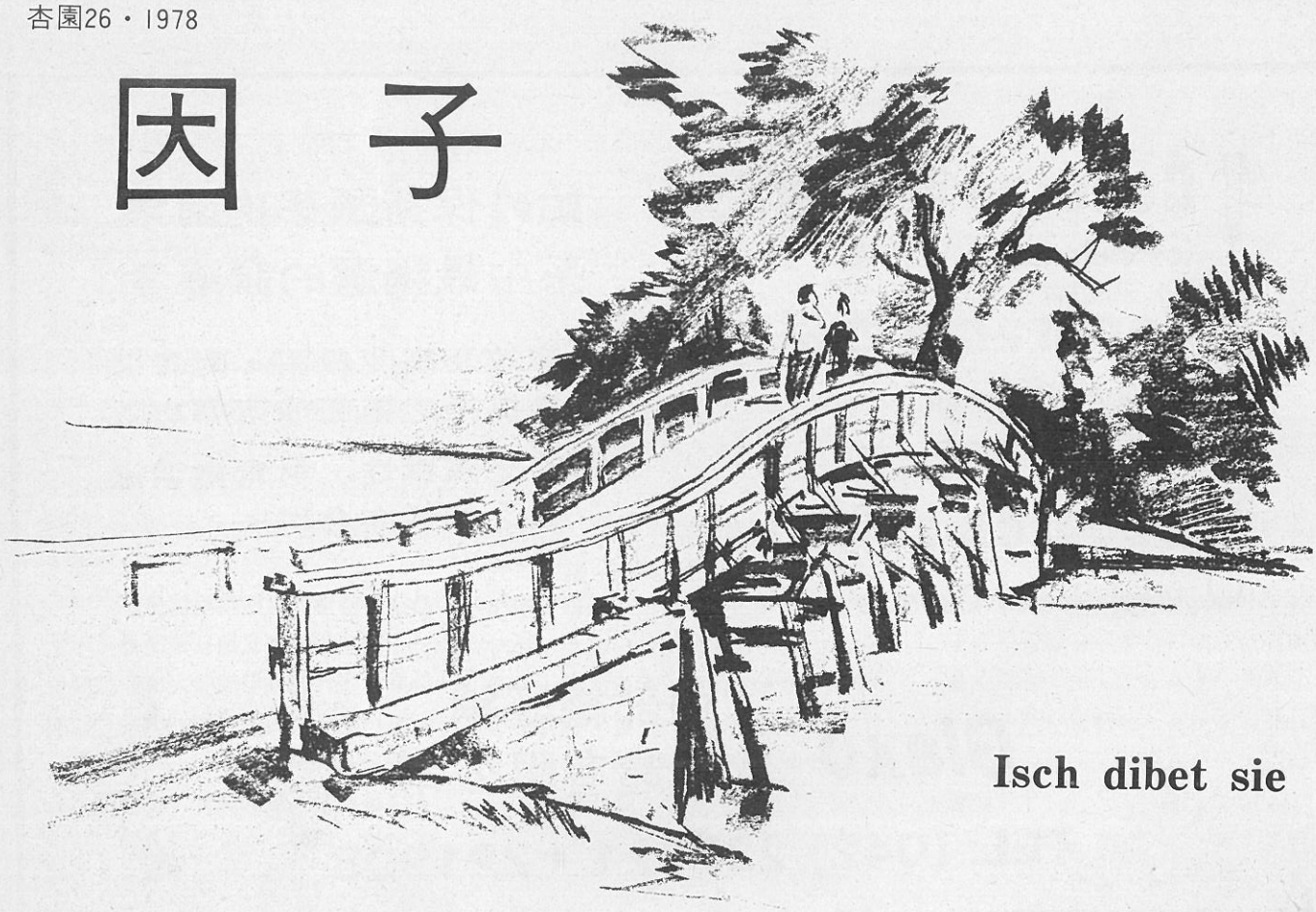
因子



Isch dibet sie

褪了色的大學夢之六

楊公

如果，你的星期一並不比週末遜色多少，

那麼，你是一個幸福的人。

多幸福的人啊！

做為一個不是時間奴隸的人。

星期一晚上的兒童樂園，幾乎沒有小孩的影子，就是大人也難得一見。好像星期一都是這個樣子，不過各種乘坐物及遊樂器的霓虹灯還是不在乎地閃爍著，因爲人少，更顯得霓虹灯的強自歡笑。

雲霄飛車的入口處，有一個長髮飄曳在米色風衣外的女人，瘦長的身材。我打量了她良久，一直沒見到有人陪她，所以走了過去。

「一個人不敢坐嗎？」我善意的問。

她看看我，笑著指著月台上的飛車說，

「不夠人不載。」

「那好，我們一起坐。」

我把手中的點券全部給了意態闌珊的收票員，那個穿風衣的女人也遞了幾張點券來。

「全部給你總可以吧？」我對收票員說。

「不需要那麼多。」收票員嚇了一跳說。

「沒關係，能跑幾圈就跑幾圈。」我說。

「風衣」先坐入一台飛車，示意我坐後面的一台，我望著被照成淡紫色的單軌道，搖搖頭說，我不敢坐，我只喜歡看。」其實，我是報復她不給我機會和她同乘一車。

「差勁！」她向我做個生氣的姿態，一副受騙的模樣說，「不坐拉倒。」

笛聲響，雲霄飛車開動，漸漸登陡斜坡，再以高速度滑落谷間，就又相撞似的衝上斜坡，接著又是失速一樣蜿蜒急轉。飛車經過月台時，她拼命揮手表示她不要繼續坐了，我裝做沒看見，使她連坐了八趟。

飛車終於又停回到月台，「風衣」垂著頭，双手仍緊握車前扶攔，顯然是嚇壞了。

「睡著了」我過去叫她。

半響，她才撩起頭髮，按著太陽穴不屑地說，「無聊男子，我恨你。」

「沒有愛，怎麼會有恨？」我厚顏的說，並一把將她扶出車外，她的脚步有點不穩。

「不要緊吧？」我充滿愛憐地口吻說。

「你如果知道我會難過，爲什麼要這樣？」她生氣地說。

「你不給我機會，我只好如此。」

「愛恨難道需要如此分明嗎？無

聊！」

她推開我，快步地走開。

隨意逛了一圈，在一咖啡販賣機前又看到「風衣」，她似乎在找五元硬幣。我從她背後連放了二個五元進入投幣孔，她嚇了一跳回過頭，差點撞著我。

「喝喝咖啡壓壓驚。對不起。」我禮貌地說。

「謝謝」她看了我一眼，勉強擠出一句話，不過敵意却也逐漸消失。

邊喝著熱氣直冒的咖啡，我們走到噴水池的地方，在五彩灯光下，噴水像火花一樣地噴上來，在人少的情況，顯得特別好看，彩色的反光映著她半掩的面龐，我立刻認出了她是誰，怎麼會是她？

「你怎麼會想到來兒童樂園？」她坐在池邊問我。

「我只是星期一才想到這裏。」

「爲什麼？」她感到好奇。

「有那種曲終人散的荒涼美。」我瞇著眼睛，以詩人的調調說。

「我也是喜歡星期一的……什麼來著？」

「荒涼美。」

「對，對，」她頗得心的說，「我以前就有這種感覺，但找不到適當的形容詞。荒涼美這句眞妙。」

「眞正會玩的都是星期一出來的。」我補充說。

「嗯！禮拜天人擠人實在沒意思。」

「其實人擠人還不是怕寂寞。」我說。

「不是怕寂寞，是怕孤獨，」她解釋說，「人會一個人去看電影，一個人去逛街那是因爲害怕孤獨，很多人擠在一起就不會有孤獨的感覺，所以說穿了電影院不過是人們害怕孤獨的產物。寂寞就不一樣了，寂寞是內心深處無人瞭解，一場電影、一張唱片雖可使人暫時忘記孤獨，但寂寞還是依然。」



「妳又沒告訴我妳叫什麼名字？」

「你都是這樣打聽人家的名字嗎？」

我覺得好笑，她怎麼會想到這裏去，於是便說，「我唸大學時有個僑生一年到頭都穿長及膝的米色風衣，連體育課也穿著風衣跑，而且跑得很快，體育老師說，如果他不穿風衣跑，可以參加校隊。現在我看到穿風衣的人，總使我想起他。」

「你眞的不認識我假的不認識我？」她有點納悶。

「你是林青霞、崔苔菁？」我故意奚落她。

「那你就叫我因子好了！不許再叫風衣，多難聽！」

「風衣有什麼不好？」

「我又不是只有一件風衣，我有一房子的衣服。」她淘氣地說。

「我那位風衣的朋友也不是沒衣服穿，他只是自以爲這樣很性格，我注意到他風衣內的花襯衫倒是天天不同。」

「你再叫我風衣，我就不理你了。」她坐在池畔動都不動。

「因子小姐，我們去點唱好嗎？



」我改了稱呼。

想不到「風衣」還小有學問，眞不知是從那一本電影劇本背來的，我當然也不能不表現一點學問囉！

「人和人內心深處相通始覺共同存在。西門町雖然人多，其實大家並沒有注意到人的存在，一回到家什麼印象也沒有。孤獨的人喜歡往人多的地方擠，寂寞的人却喜歡人少的地方，這是孤獨與寂寞的最大分野。寂寞的人初則欣喜於自己的孤獨，繼而習慣於自己的孤獨，甚而無感於自己的孤獨。到了無感於自己孤獨的這一階段，當然就討厭人群，喜歡人少的地方。」我修正我的看法，同意孤獨與寂寞之別。

「別看他笑得那樣好，我總覺得他是一個寂寞的人。」她接着我的話，唸了一句新詩。

「She knows when I'm lonesome, she cries when I'm sad, she is up in the good time ……」附近的點唱機輕輕地傳來Lobo的How can I tell her的歌曲，使我們都傾耳哼著這支曲子。

「風衣，我們過去點歌。」我站了起來。

「你叫我什麼？」她抬頭看著我。

點唱機分國語流行歌與英文歌曲兩部份，要放兩個一元硬幣才能聽歌。

「你喜歡那首歌？」我看了看粉紅色閃示的點唱歌曲問她。

「你猜？」她在找她喜歡的歌。

「猜到有獎？」

「給你帶回家做紀念品。」她順口說。

「妳要嫁我？」

「可以啊！」她俏皮地說，「不過也只有一百二十分之一的機會。」

「妳總不會喜歡『我愛月亮』那首歪歌吧？」

「去你的！」她推了我一下。

「口說無憑，如果我說對了，你不承認，我說了也是白說。」

「那我們各寫在錢上，學孔明和周瑜。」她從口袋掏出百元券來。

在這一百二十首歌曲裏頭，去掉「我愛月亮」，還剩下一百十九曲，我仔細找了一下，發現有一支西洋歌曲是The morning after（海神號主題曲），記得她曾多次在電視上唱過，不過那是三、四年前的事，恐怕現在她未必喜歡。我本人倒是特別喜歡崔苔菁唱的「浪花沖散情人夢」，如果要選我只好從這兩支曲子挑了。

「是國語歌曲，還是西洋歌曲？」我問。

「我已經寫好了，恕不回答。」她手中折著那張一百元。

「是不是浪花沖散情人夢？」我試探地問。

「口說無憑，要寫在紙上才算」。她把筆交給我說。

大概不是這首歌吧，不然她不會如此鎮定。我很認眞的考慮，並注意她的眼神。

「The morning after」我想了半天，終於寫了下來，自認還是有點投機。

「寫好了」我說。

「那我們對看看吧！」

「等一下，」我爲了鄭重起見又重覆問她，「如果一樣呢？」

「我就——」她面帶狡滑的笑說，「嫁給你。」

「無條件？」

「無條件。」

「那如果我已結了婚，我老婆告妳妨害家庭怎麼辦？」

「沒關係，我老公會先告你誘拐良家婦女。」

「還好，我沒有家累。」

「你到底對不對嘛！」

「浪花沖散情人夢。」我攤開百元券，騙她說。

「眞的——」她差點叫了出來，「我看看。我看看。」她急切的說。

「是 The morning after嘛！」她湊過來仔細一看，直呼受騙。

她的百元券上寫著七個字：浪花沖散情人夢。

來時春已老，去時花謝了，
莫為春嘆息，莫為花煩惱。
給你有多少，只有我知道，
給我有多少，只有你明瞭。
愛的夢，縱然再美好，
隨著那，浪花沖散了。

「一念之差！一念之差！」我嗟嘆不已。

「誰教你意志不堅，心口不一致。」她露出勝利的微笑。

「或許我們沒緣，」我搖頭說，「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如果三、四年前要我選，我可能會選 The morning after哩！」她似乎在安慰我，又似乎在追懷昔日溫馨的時光。

「愛的夢縱然再美好，隨著那浪花沖散了。」我禁不住唱出最後的兩句。

「等你老的時候，再聽到這首歌，你一定會記得它曾經使你失掉一個老婆，」她想了想又說，「也許，你娶了一個好太太，那時你可能又要慶幸這首歌救了你也說不定。算了，我不是好女孩！」她有點洩氣。

爲什麼我認識的女孩，最後都會向我說她不是一個好女孩？是不是世界上根本沒有好女孩呢？

「我有個朋友，愛上一個歌女，她的母親反對他們來往，後來那個歌女到外國去演唱，男的很傷心，他母親知道他很喜歡音樂特意買一組四聲道音響，希望他藉聽音樂，忘了這個歌女，結果六個月後，他終於不再提那個歌女，而和別人結婚了。」我想起了熊太太的故事。

「男人眞是的，一組音響就可以忘掉一個心愛的人。」她感慨地說。

「後來他結婚後，每次聽唱機總又想起了那個歌女，眞不知是唱機使他忘記歌女，還是唱機又使他想起歌女？」我覺得人眞有點好笑。

「一個男人忘掉一個心愛的女人眞的只需要六個月？」她似乎對此問題感興趣。

「其實並沒有眞正忘掉，只不過是埋在心靈的最深處，重重的落了鎖，問題是有沒有把鑰匙扔掉而已。」

「這麼說來，男人對心愛的女人，實際上並沒有眞正忘掉？」

「嗯」！我沈默片刻說，「女人只有兩種，一種是一下子就使男人忘掉的人，另一種是使男人終生都忘不掉的人。」

「那我無疑的是第一種使男人一下子便忘掉的女人。」她落寞地說。

「怎麼會呢？不要對自己沒信心。」

「你說的鑰匙扔不扔掉，到底有什麼不同？」她又接下剛才的談話。

「鑰匙不扔掉，隨時可以打開；要是扔掉了就比較麻煩，不過終究要再打開一次。」我以先知的口氣說，「造物者給人臨終前的『迴光反照』，就是讓子民有最後一次開鎖的機會。人在死前，過去的一些往事，都會無端的閃過記憶銀幕，像回顧一部濃縮的個人傳記影片。」

「你說的意思是上帝自會用他的萬能鑰匙打開子民心靈的鎖？」

「既空白而來，死當空白而去，在心靈留個寶藏，非上帝所願。」

「寶藏？」她不解的問。

「不是寶藏，幹嘛落鎖？」

「那像徐志摩那樣撞山而死的豈非沒有寶藏？」

「不是沒有。飛機撞山前一刻，可能他會忽然想起以前一些想都不願意再想的人和事。」

「想不到人死還有這一套理論基礎！」她失笑的說。

夜裏的霧氣越聚越濃，她有點冷，豎起了風衣的領子。兒童樂園內的霓虹灯一下子熄了部份，顯然是要打烊了，我不經意的瞄一下錶，是十點多，其實像我這種壞學生，時間對我來說，實在沒什麼意義，看錶簡直是多餘。我之所以看錶，只是想安排接下的節目。

「去兜風怎樣？」我說。

「有什麼地方，可以不必睡覺的。」她似乎想尋找一些刺激，又似乎在暗示我不要動歪腦筋。

「你說呢？」

「我在問你啊！」

「上了車再說吧！」

我們朝出口方向慢慢走去，她双手插入風衣口袋，一面走一面哼唱 The morning after 的歌，眞他媽的故意氣我。

「看鬥雞怎樣？」發動汽車引擎時我靈機一動。

「鬥雞？」她精神一振。

「在六張犁公墓，保證刺激。」

「頗新鮮的嘛！」她點了根煙說，「知道的人多不多？」

「最近才開始，大約只有眞正玩家才知道。」

「你是學那一行的？」她感到好奇。

「警察。」

「少來，」她做個鬼臉說，「警察那裏有長髮的，我看你像老師。」

「你猜對了一半，我唸大學時本來想留下來當講師的。你的名字像日本人，你大概有日本血統吧？」

「我是東北人，父母都受日本教育。你討厭日本人？」

「不，我遇到的日本人都很有禮貌，可能我只見到好的一面吧。記得大學時教我們中國文學史的老師，他是浙江人，在抗戰時期日機炸射下受盡驚嚇，在淪陷區吃足苦頭。然而日本投降後，他只把恨的範圍縮小到日本軍閥、政客和一些瘋狂的劊子手，對多數善良的日本人並不懷恨，甚至每年的除夕，他都很誠懇的邀他班上的日本留學生到家裏吃年夜飯。有一個日本學生連修二次中國文學史都被他死當，心有不甘就寫了一信罵他，說他永遠無法抹掉南京事件的陰影，言下之意當然是說他報復心理作祟。這封信使他難過了好幾天，好幾番夜闌人靜，獨自面對案頭上的這封信，爲國家多災多難垂淚。」我回憶起那個白髮蒼蒼的葉教授悲憤的神情。

談話中不覺已到了山脚下的墳墓區，現在的墓地都整修得美侖美煥，並沒有孤墳野鬼、磷光攝人的恐怖感。順著墳墓區的小路彎進，遠遠即可見一幢二層洋房灯火通明，在這僻遠的荒郊野外，何來中夜灯火，其神祕不言可喻。

下了車，我順手在車後座拿起一包裝有睡袍的袋子（這是我的好習慣），因子架起了墨鏡。門口有人過來招呼，我說是××黑道上的朋友介紹來的，他立刻開門相迎。

「幹嘛帶黑眼鏡，要不要我送妳一支夜笛？」我做了一個按摩者的姿態。

「我不喜歡別人認出我來。」

「得了，大家看鬥雞都來不及，還有誰有心思去看別人，就是林青霞來也沒人瞧她一眼。」說完，我才想到她是大名頂頂的星字號人物，如果不幸在場有記者老爺，一張相片，一紙特寫上報，連帶我這護花也一起渲染，有白嘉莉與「洪醫師」的殷鑒，還是小心爲妙。免得那天被班上同學裝模作樣的叫起「楊醫師」來，眞是不要做人了。

場內煙霧迷漫，人晚上要是不睡覺一定不是抽煙就是喝酒，鬥雞場的人自不例外。

準備決鬥的兩隻泰國鬥雞，英姿煥發，戰志高昂，牠們的主人正用方法在激怒牠們。鬥雞頭小喙尖，羽毛豐富，腿肌結實，脚爪經過主人刻意的培養修剪，成爲一種致敵的利器。

我選了其中自認較具勝相的一隻押了賭注，因子押另外一隻，她說這樣才不會兩人都輸。

準十二點鐘，主人從籠子裏放出鬥雞，兩隻同類就不分青紅皀白的飛跳過去相喙互抓，血跡頓時染紅了淺色部份的羽毛，人們不住的叫喊，似乎是希望對方的鷄，血流得愈多愈好。鬥雞像是受過指示一樣，狠命的攻擊對方的頭、頸部，因爲頭部沒有羽毛保護，頸部肌層較薄，又有大血管密佈，是致命之處。我押注的那隻，本居上風，一時大意，竟被對方採用回旋踢擊中頭部，眼睛被爪子掃個正著，鮮血直流。

倏忽之間，鈴聲大作，衆人起先愕然，繼而紛紛奪門而出，不用說是警方來取締了。我連忙拿出隨身攜帶的睡袍，準備應付接下去的大場面。

別墅的前後門都被警方堵住，剛剛奪門而出的賭客一個個垂頭喪氣的走回來。因子倒很鎭定的坐在沙發上抽悶煙，手邊已經拿出外國護照。

我趁亂一溜煙的上了二樓，先摸到浴室，弄亂了頭髮，脫掉襯衫、長褲，再罩上睡袍，裝成睡眼朦朧的樣子，一邊下樓梯一邊打哈欠說，

「幹嘛？幹嘛？吵什麼勁，人家不要睡覺啊？」

底下的賭客、警員不約而同的抬起頭望著我。

「怎麼回事啊？」我故作驚奇狀，看了一下衆人，視線不期掃到因子，她在一旁竊笑。

「你看，你看。叫你們不要賭你們就不聽，現在好了，等明天上報，臉往那擺。」我又打了個哈欠，轉身欲上樓，又回過頭故作鄭重的說，「天地良心，可不是我告密的，我睏死了，我要去睡了。」我哈欠連連的上樓。

待所有賭客被送往警局審理，因子才上樓叫我。

「好險，好險。」離開別墅，坐在駕駛座，我深深的呼了一口氣，「現在想去那裏？」

「想去那裏，就去那裏。」她靠在車窗，軟弱的說。

「找另一個新刺激。」我發動了汽車。

「到了叫醒我。」她刻意地閉上双眼，無法抗拒潛在的需要，事實上她也知道我們下個目的地會是那裏，只是她用閉眼表示同意與默許。